

國學小叢書

清代古文述傳

李崇元著

788.32

4021



著作者 李崇元
主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叢書

清代古文述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序

舊無古文辭之名。有之自唐始。宋諸君子承之。於是世競稱唐宋古文。逮清初。方姚出。流被益廣。觀王黎二家所錄可知焉。甲戌夏。吾友嘉應李子續川。重撰清代古文述傳成。舉以相示。且督序。先是。續川撰此書成。時在辛未冬。以示余。余深喜之。留假錄副。會坊肆有欲得續川此書板行者。遂持去。既而倭難作。坊肆燬兵火。此稿亦歸煨燼。今閱時逾二載。續川就初創蘊草。重事撰補。乃復成之。舊目未有杲堂李氏。始不欲錄前明隱逸遺民也。今用餘杭章君言。增入亭林顧氏及杲堂。汰去李次青諸人。用吳江金君言。別出默深魏氏。不與定庵龔氏合傳。續川語余。清史文苑傳。登載較嚴。且史傳兼詳學行。立言務簡。此則重在傳述文學。不與史傳同。又清史成於十數年前。此書末卷所載諸君子。當日猶多存者。未及入清史。然則異日考清末文學者。此書容有萬一之助也。余嘗與續川論古文詞宗派之說。近起於一二百年。而訾警者亦多有。桐城末流。空疎徒存迹貌。誠不厭羣士之望。然其規矩則是矣。宗一

祖不相師效。必謂天下之大。千載之遙。舉無以易我之宗。此過也。派流千百。終歸於海。則所謂理道之不可易者。固無論乎詩文也已。續川此書。首侯魏汪三子。明清代古文之所由始也。稱方姚。并舉惲張。崇韓歐。又傳容甫。至於台山龔魏。舉無所遺。固未卽於偏私。素持義法之論。又頗喜馳縱。於叔子鈍翁二傳。并次記舍法守法之言。此其意將以義法示其常。而以舍法持其變者也。與余意實不謀而合。憶余少時。喜讀侯魏文。旣乃知好鈍翁。久之獲讀望溪集。則又薄鈍翁之拘滯。而喜望溪之雅潔。今老矣。屏百務。以從事身心之學。然性好文章。每與續川抵掌縱論。猶有如元公見獵之謂者。則聊書兩人平日論難之語。以質於世之知言君子云。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張壽鏞序

清代古文述傳自序

余少好文詞，日從師讀經史，每曠定課，而專誦古文，雖遭訶讓不改。購置諸名家文集數十種，手圈點，日限盡四十頁，時亦爲評語眉端。今視之，多有可笑者。然相涉文章藩籬，自此始。辛酉春，至舊京，從游桐城馬先生，則戒以姑屏三蘇論議之文，毋讀。專研求韓歐王三家之妙，漸及史漢騷選。旣又教使進而治經，稍知爲學根本。則自此始。然嗜文若成痼疾，遇前賢文集，輒購置，力紉，或不能致，則展轉假錄，或未竟，人迫索去，則悵惘不樂。若有所亡失，久之，則有清代古文述傳之作。始創稿于戊辰，迄辛未而畢業。其冬燬于兵火。明年重事撰補，甲戌夏復成之。又二年，要刪更定，始錄清本版行。夫人受才智于天，咸能竭勉，以有所成就。于世顧乃多遭橫屈，莫能遂其志之所蘄至高明者，盡心文詞，以爲不能於彼，或能于此，亦爲其可盡者。爾才智旣受于天，何事不可爲？乃必盡心文詞，其亦可悲也已。曩余侍馬先生舊京，先生撰清史儒林傳、文苑傳成，嘗受而讀之。亡友興化李審言盛推江陰繆荃孫，有史才，其品第高下，不甚媿古人。今先生與李繆二公後先下世，清史稿版行未久，遽遭禁絕，世不能盡見，竊嘆

清代文學彬彬，人才輩出，而史例嚴，登採勢未能詳悉。又近世論文史旨趣，頗與曩時殊異。余因稍變通之，勒爲此書。論清文家，終當首侯魏汪三子。此猶獨孤歐陽二子之于唐，柳穆二子之于宋。所謂導其先路者也。風氣既啓，派遠而流益長。三百年來，人人各以其能鳴，而清文遂炳焉侔于唐宋矣。謹次第述而傳之，亦足以明淵源，考得失也。皎皎公子，才橫一世，雄筆高文，與魏汪峙。傳侯朝宗第一，偉哉叔子，堅臥拒賞，易堂真氣，天下無兩。傳魏禧第二，巖巖堯峯，其文如嶽，謹而不佻，方姚踵躅。傳汪琬第三，學務施庸，文樹理道，此則此志。亭林是微，傳顧炎武第四，肆于學，以極其才之所至，糾彈汪失，益見厥志。傳葉燮第五，禰曾宗劉，愚山之文，從容閑雅，蕩裳之妙。傳施閏章、宋琬第六，崛起海濱，奪伯浙東。窮老病廢，其文則工。傳李文胤第七，少友雪苑，老侶汪邵，并世高文，賴以烜灼。傳宋犖第八，青門潛修，無所傍依，特起布衣，其道彌艱。傳邵長蘅第九，狂蕩而返，大道坦坦，守緒繼業，薪火不絕。傳計東第十，擅燕許之長，掇梁閣之失，舒和安雅，歐曾是式。傳陳廷敬第十一，屢屈愈奮，其義不折，身厄文通，孰得孰失。傳李紱第十二，徜徉墟野，摩碎拾殘，假蹇京華，架書是餐。傳朱彝尊第十三，平晉卿貳，踽踽行獨，我自磊落，文字是樂。傳韓菼第十四，湛圖壯適，文不類行，屈死刑部，阮亭疚心。傳姜宸英第十五，南山

真文長埋胸臆。潛虛殘篇幸也復出。傳戴名世第十六修絜深醇。望溪之文承歸啓姚。百世不祧。傳方苞第十七。桐城諸老羣循宋軌。懿與南青。乃近漢京。傳姚範第十八。海峯之才。靈臯所畏。姚尤服膺。未可詆毀。傳劉大櫟第十九。王李高志行。乃不逮。卓哉容甫。乃實踐之。傳汪中第二十。深浸于古。崛起海嶠。濡染奮發。和鳴嶺表。傳朱仕琇第二十一。秋士修絜。落實采英。尺木傲兀。兼資梵音。傳二彭第二十二。台山險怪。乃類樊孫。究厥所至。伯言獨知其深。傳羅有高第二十三。六轡在手。控縱如志。類纂一編。後學所資。傳姚鼐第二十四。推姚門之長。爲惜抱良友。修絜自適。雅近曾歐。傳吳定第二十五。儒者之晉。安和清希。山木以之。沖澹猶夷。傳魯仕驥第二十六。能守先輩之矩矱。以不失。亦能自拓異境。以及于古。蓋介乎桐城陽湖之間。傳秦瀛第二十七。孤往冥索。別啓新隧。極其所至。爲世宗師。傳惲敬第二十八。大哉王錢。得不自私。天地之大。孰有于我。傳王灼錢伯垌第二十九。少耽詞章。翻然轍易。攻苦十載。業就千禩。傳張惠言第三十。篇于師友。魯姚信徒。政事文章。皆不媿古。傳陳用光第三十一。國弱侮至。羣乃安之。有此儒生。恥乃滿之。傳姚瑩第三十二。湘南一老。騷壇狎主。星叔潛修。一幟自樹。傳鄧顯鶴。周樹槐第三十三。粵西窮壤。文風茅塞。月滄啓之後。乃輩出。傳呂璜第三十四。僧寺明月。伴君歸路。

有子克家。乃播父書。傳劉開第三十五。有一諸生。與二布衣。此三君文。亦世所稀。傳姚椿吳德旋毛嶽生第三十六。異之之才。孰不異之。乃止于斯。天實爲之。傳管同第三十七。老際屯艱。工文何施。斯道絕續。賴以扶持。傳梅曾亮第三十八。清學榛蕪。漢宋界隔。商兌一編。有激而作。傳方東樹第三十九。石州質厚。乃薄梅叟。魯川師之。兼通厭郵。傳張穆馮志沂第四十。豪傑之文。梅叟所稱。不有斯人。文苑之羞。傳魏源第四十一。誦文治學。貴見行庸。發爲氣節。存亡所託。傳朱琦第四十二。私淑惜抱。兼資馬班。鏗焉不舍。乃與古逢。傳曾國藩第四十三。食毛踐土。儒士荷戈。于義固然。叔世所難。傳吳嘉賓第四十四。鎔冶譎變。大放厥詞。一世之好。介乎醇肆。傳龔自珍第四十五。洞燭幾先。太息庸闕。焦爛高倨。徙薪無澤。傳龍啓瑞第四十六。臨難則死。唯義之安。今誦其文。益想其人。傳邵懿辰第四十七。惟狂故勇。學遂大進。方文無闕。實賴其力。傳戴鈞衡第四十八。北江之豪。西京之遺。宗風不遠。警效如接。傳魯一同第四十九。厚子謙謹。與蓉淵殊途。乃相莫逆。各至乎其至。并足名世。傳蘇惇元第五十。好學嗜酒。天機獨全。其人其文。庶幾陶柳之間。傳吳敏樹第五十一。黔本荒陬。乃生異人。經師文伯。并寄厥身。傳鄭珍第五十二。性農狂肆。老而健文。子餘謹恪。學輔其行。傳楊彝珍孫芝房第五十三。瀛海九州之大。今如堂

陞之相接。凡目擊身經。悉納之于文。運之以筆。傳薛福成第五十四。步趨湘鄉。而能絕去羸獷。益鍊以修。後來愈上。傳張裕釗第五十五。謹守矩矱。方姚之徒。騷選工深。色澤彌豐。傳王先謙第五十六。萬言蚤獻。壯猷莫施。陸厥所爲。唯求闕齋是師。傳黎庶昌第五十七。修髯呿聲。髣髴彭郎。或顯或詘。文則大張。傳方宗誠第五十八。胸羅萬有。不見一施。窮客到老。但有文詞。傳徐宗亮。肅穆第五十九。布政優優。乃復工文。秩然有序。梅曾之遺。傳孫衣言第六十。罵譏笑侮。籠牢百有。李散勝駢。王儷小差。傳李慈銘。王闓運第六十一。窮而知變。不泥不矜。抱守先緒。復宏新業。傳吳汝綸第六十二。目盲心澄。其用彌專。耦范鏐王。北方之良。傳賀濤第六十三。儒宗賢相。或師或友。乃極窮厄。詩文自守。傳范當世第六十四。方姚世學。久焉不替。方則異支。姚猶一葉。傳方昌翰。姚永概第六十五。譯述異文。鑰啓新知。尊皇用夷。各殊厥志。傳嚴復。康有爲第六十六。肫肫其仁。穆穆其神。我見其人。彌欽其德。傳馬其昶第六十七。困學獨知。單復并擅。寢經饋史。遂盡百年。傳李詳第六十八。北方之學。羣推老師。後起未絕。斯人道之。傳王樹枏第六十九。凡七十九家。爲六十九篇。附見者。又十八人。都四萬餘言。丁丑正月望。梅縣李崇元。

清代古文述傳目錄

卷一

侯方域

魏禧

汪琬

顧炎武

葉燮

施閏章宋琬

李文胤萬言

宋華

邵長蘅

計東藩宋柳以善凌泗

陳廷敬

李紱

卷二

朱彝尊

韓菼

姜宸英

戴名世

方苞

姚範

劉大櫟

汪中

朱仕琇林明倫

彭續彭紹升

羅有高

姚瑩

卷三

吳定

魯仕驥

秦瀛

惲敬徵繼韓

王灼鎮伯垌

張惠言

陳用光陳學受陳溥

姚瑩

鄧顯鶴周樹槐

呂璜

劉開劉繼

卷四

姚椿毛嶽生 吳德瑛 管同蒼圃復 梅曾亮 方東樹 張穆馮志沂

魏源 朱琦玉孫 彭昱堯 曾國藩 吳嘉賓 龔自珍

卷五

龍啓瑞 邵懿辰 戴鈞衡 魯一同潘德輿 晉、賈 高廷第 段朝端 李麟

蘇惇元 吳敏樹 鄭珍 楊彝珍孫芝房 薛福成 張裕釗

王先謙 黎庶昌 方宗誠 徐宗亮龍穆 孫衣言 李慈銘王闕運

卷六

吳汝綸 賀濤 范當世 方昌翰姚永概 嚴復康有爲

馬其昶 李詳 王樹枏李剛己 趙衡

清代古文述傳

卷一

侯朝宗先生

魏叔子先生

汪荅文先生

顧寧人先生

葉星期先生

施尙白宋荔裳二先生

李鄴嗣先生萬言

宋牧仲先生

邵子湘先生

計甫草先生

潘來柳以養凌潤

陳午亭先生

李巨來先生

侯朝宗先生

明末清初言古文者時推錢謙益受之然其文實不免卑俗才雖縱意調皆趨下蓋所志不正所託不厚宜其發於外者如此方望溪嘗言牧齋文穢惡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要非苛

論。當是時。商邱侯方域。朝宗。寧都魏禧。叔子。長洲汪琬。茗文。亦并以古文名。而朝宗文。尤推肆放。餘子莫能逮也。明之末造。天下羣稱四公子。朝宗與桐城方以智。密之。如皋冒襄。辟疆。宜興陳貞慧。定生也。清議峻節。震耀海內。時權閹魏忠賢餘逆。懷寧阮大鍼。既失勢。屏息金陵。屬客交權朝宗。冀以依附清流。謝弗與通。其後大鍼再枋用。定生遂入獄。朝宗以走依鎮帥高傑。得免。每陟高臨水。慷慨歌呼。蓋不勝其憂感憤悶之情也。朝宗故貴公子。又擅才華。初頗放意聲伎。風流自喜。既經憂患。改悔嚮學。大肆於詩古文辭。清初治古文。崇韓歐者。蓋自朝宗始也。所著曰壯悔堂集。以順治十一年卒。年猶未四十。是可惜已。

魏叔子先生

魏先生禧。字叔子。一字冰叔。江西寧都人。諸生。康熙己未。舉博學鴻儒。以病辭。有司迫督之。昇至南昌。就醫。稱病篤。乃放歸。越二年。卒於儀徵。年五十七。先生少負異稟。雅善屬文。年十一。爲諸生。甲申之變。崇禎帝以死殉社稷。先生痛憤甚。欲起義兵。不果。乃隱居寧都四十里外之翠微峯。翠微在羣山中。峭

壁削起，深坳難入，鑿道梯登。先生家焉。久之，羣依而家者衆。彭士望躬庵、林時益確齋亦至，皆與先生立談定交。來家於是。先生既隱居，益肆力古文辭，與其兄際瑞、弟禮躬庵、確齋及李騰蛟咸齋、彭任中叔、曾燦青葵、丘維屏邦士磨勵文字，敦尚古義。世稱易堂九子。無可上人至山中，嘆曰：「易堂真氣，天下無兩矣。」其風概蓋可想見。無可者，明遺逸桐城方以智密之也。先生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傑，羣書淋漓，喜讀史，尤好左氏及蘇明允文，務馳騁以快意，不爲繩墨累。嘗答計甫草書曰：「今之文士，奉古人之法度，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違。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稱物，天下有日觸星變，山崩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樂喜怒，中其節，聖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間，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遇舊館人之喪而出涕，是有過乎喜與哀者矣。蓋天地之生殺，聖人之哀樂，當其元氣所鼓動，性情所發，亦間有不能自主之時。然此不以病天地聖人，而益以見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而與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祿不肯移，懼以斧鉞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蘇在其意中哉？至傳誌之文，則非

法度必不工。此猶兵家之律。御衆分數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動變化。則存乎其人之神明。蓋亦法中之肆焉者也。其於文持論略如此。當時堯峯汪氏。最號守法。壯悔則肆。先生喜言兵。有大略。爲文章。盡出自其氣之所蘊積。雖肆而不流。固蘇明允陳同甫之儔也。世之覽先生文者。卽其文求其志。而探其所蘊積。斯得之已。

汪茗文先生

汪先生琬。字茗文。號鈍庵。江蘇長洲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陳文貞宋文恪兩公。并疏薦。授編修。與修明史。逾年假歸。居堯峯。故學者稱堯峯先生。明末自歸熙甫。逝後。古文辭之學日衰。有爲之者。或不免沿王李餘習。又頗妄言追蹤秦漢。其實治古文。必視其初。取途之正與否。尤不可躐等。秦漢非不可學。唐宋諸賢之作。非能勝於秦漢。今卽韓歐之文。熟讀精思。時猶未能心知其意。況秦漢乎。秦漢文無注釋。初學殆弗能讀。則唐宋之易解可知。清初古文。推侯魏汪三家。而皆崇韓歐。堯峯復因韓歐上溯而治經。與望溪若是相似。謹嚴或猶未逮。以視侯魏。則所詣尤雅醇矣。且其謹

守法度。不敢跬步失。嘗謂文家之有法。猶弈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匠士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者也。後之作。者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有前而無後。操縱頓挫。不散則亂。譬如驅鳥合之市人。而思制勝於天下。其不立敗者幾希。古人之文。揚之欲其高。斂之欲其深。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高如垂天之雲。深如行地之泉。雄駿如波濤之洶湧。如萬乘千騎之奔馳。及其變化離合。一歸於自然也。又如神龍之蜿蜒。而不露其首尾。蓋凡開闔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焉。則今之所傳唐宋諸大家。舉如是也。又言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凡此可以觀其學行矣。初爲戶部主事。居京師。恭謹在官。暇則娛情古文。與宋文恪公德宜。李文正公天馥。王文簡公士禎。陳文貞公廷敬。宋尙書華。諸公講求文章道義。當時文體漸趨正軌。既歸隱堯峯。以經學古文倡導後進。再應徵。至京師。旋歸。乃不復出。老而著書。氣節凝重。不輕假借後生。嘗與宋荔裳琬爭辨。自悲曰。吾奈何與彼同名。同里葉橫山變持論。每與先生鑿柄。時相詆諆。先生旣歿。橫山曰。吾向不滿汪氏。亦謂其名太高。其氣太盛。故歷列其失以規之。非謂其繆戾於聖人也。且汪歿。誰譏彈吾文者。乃取向所摘汪氏短處。悉焚之。於是先生之文益爲世重。所著曰堯峯文集。深醇雅厚。於南豐爲近。

數百年來三吳文學大抵皆承震川堯峯餘風至今猶可得見其彷彿焉。

顧寧人先生

啓有清一代學術風氣者首推亭林顧先生。世無異辭。然先生不獨於經術子史掌故考證之爲工也。卽古文辭雅健淵懿亦庶幾韓歐曾王焉。先生始名絳字寧人。後改名炎武。號亭林。學者稱亭林先生。江蘇崑山人也。年十一從祖父受讀溫公通鑑二年畢業。於是留心經史實用之學。久之博洽淹貫。瞻核平正。推大儒矣。其母夫人素稱賢孝。有丈夫槩。嘗旌於朝。會崇禎末亂起。避兵常熟。謂先生曰。我雖婦人。受國恩。設遇難。必死之。後聞兩京破。遂絕食死。遺命先生勿事二姓。先是先生已與同里歸莊嘉定吳其沆起義兵。事敗。其沆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脫。於是魯王監國台州。唐王起閩中。并授以職。念母老。不赴。旣而兩京陷。母夫人死。則抱家國之痛。隱憂深慮。廩廩於母夫人之教。變衣冠爲賈人。往來幽榆江淮齊魯間。更歷關陝。墾田於雁門之北。五台之東。所至咨訪野叟遺民。留心關山險要。風土民情。窺其意。實陰欲有所作爲也。旣見時事無可爲。始乃撰爲郡國利病之書。蓋功名莫能立。始藉空文以